

毛泽东印章鉴赏

王本兴 著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印章鉴赏

王本兴 著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毛泽东印章鉴赏 / 王本兴著. — 北京: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140-1138-8

I. ①毛… II. ①王… III. ①毛泽东 (1893-1976) — 生平事迹②篆刻—鉴赏—中国—现代 IV. ① A752 ② J29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5372 号

出 版 人: 陈高潮

责任编辑: 田 黎

装帧设计: 印 华

责任印制: 宋朝晖

毛泽东印章鉴赏

王本兴 著

出 版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发 行	北京美联京工图书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化工路甲18号 中国北京出版创意产业基地先导区
邮 编	100124
电 话	(010) 84255105 (总编室) (010) 64283630 (编辑室) (010) 64280045 (发 行)
传 真	(010) 64280045/84255105
网 址	www.gmcbs.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恒嘉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16
印 张	11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
书 号	ISBN 978-7-5140-1138-8
定 价	88.00元

前言

毛泽东有着收藏、玩赏印章之雅好。不少的文人雅士、篆刻家，出于对毛泽东的敬仰和爱戴，纷纷向他赠送印章，为其镌刻名印。据田家英夫人董边说，毛泽东的印章有两抽屉之多。这些印章风格多样，各具特色，异彩纷呈，不仅弥足珍贵，而且让人爱不释手。更值此一提的是，篆刻艺术家为自己国家的领袖治印，一石就是一段不老的故事，一印就是一朵历史的浪花，其包含的文化意义与艺术价值非同一般。现在我们回望、审视这些历史的痕迹与印记，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然而，知情人都知道，毛泽东在互致书信、撰著文稿、书写作品时，一般没有盖印的习惯，故这些印章，毛泽东并不是经常使用。根据有关资料，经笔者搜集整理得知，为毛泽东治印的篆刻家至少有 20 人，印章共计 33 方之多。

站在中国篆刻艺术的审美角度，对毛泽东这些印章进行鉴赏，似乎还未有先例。最多只不过是形式上肤浅地略加“赞美”几句，既不深入，也不够全面，到位，更没有对印章存疑处提出质疑。“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这是我们常说的一句俗语，因而笔者本着实事求是的愿望与心态，对毛泽东印章作了一次归纳与疏理，并从艺术的角度对这些印章进行审美鉴赏。当然这些用印的范围必须符合如下几点：其一，限于“毛泽东印”“毛泽东”“毛氏藏书”“润之”“润之吟咏”“润之藏书”“湘潭毛泽东”七种内容与形式，至于为毛泽东刻制的一些闲印、诗词印则不计在内；其二，印章须在相关的历史资料上钤盖使用过；其三，印章虽然没有钤盖使用过，但毛泽东知晓或亲眼看见过；其四，印章实物现收藏在博物馆、档案馆或纪念馆等有关文物部门。

一个篆刻艺术家在治印时，他本身只是一个“艺术个体”，或是一个“艺术单位”，他所创作的艺术作品，是他本身艺术修养、艺术功力的反映与结晶。而这种“结晶”并不等于艺术的完美与全部。因为艺术家在创作时的心

态、情绪，以及环境、工具、材料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其创作作品的艺术水准。因而对于每一个艺术个体的创作结晶，也并不因为是名人、伟人所创作、拥有，而改变得或至高无上或完美无瑕。于是，便有了研究价值与鉴赏意义。这当然是笔者个人的一孔之见，不当处乞方家教正。《毛泽东印章鉴赏》12万余字，图片、印拓一应俱全，可谓图文并茂，为中国篆刻艺术史增添了一份珍贵的文献。于此，笔者由衷地感谢国家中央档案馆李明华、陈晓枚、王勤，中央文献研究室郑昭红，以及北京兰海图文化艺术公司孙婕女士的无私帮助与支持。

王本兴

癸巳中秋识于南京凤凰西街59号四喜堂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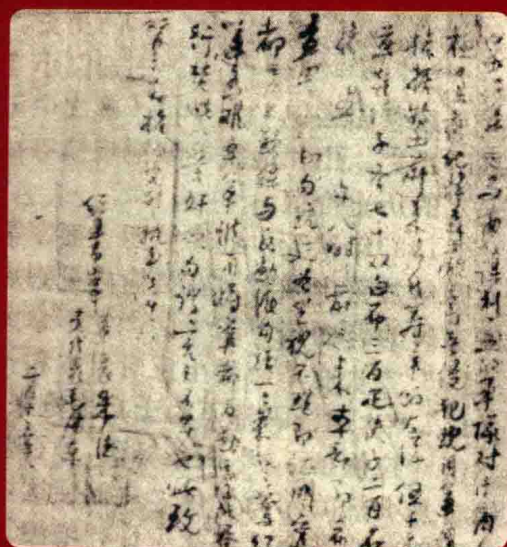
一位红军将士所刻朱文“毛泽东印”印	/ 一
一位红军将士所刻白文“毛泽东印”印	/ 一五
佚名刻“毛泽东印”印	/ 二一
曹立庵刻“毛泽东印”“润之”印	/ 二七
谢梅奴刻“毛泽东印”“润之”印	/ 三五
齐白石刻“毛泽东”“毛泽东印”“润之”印	/ 四三
钱君匋刻“毛泽东印”“润之”“毛氏藏书”印	/ 五三
邓散木刻“毛泽东”印	/ 六一
刘博琴刻“毛氏藏书”印	/ 六九
傅抱石刻“毛泽东印”印	/ 七五
吴朴堂刻“毛氏藏书”印	/ 八三
张樾丞刻“毛氏藏书”印	/ 九五
陈巨来刻“润之”“湘潭毛泽东”印	/ 一〇九
谈月色刻“毛泽东印”“润之”印	/ 一一七
石昌明刻“润之吟咏”印	/ 一二七
任小田刻“毛泽东印”印	/ 一三五
康殷刻“润之藏书”印	/ 一四一
齐燕铭刻“毛泽东”印	/ 一四七
佚名刻草书“毛泽东”印	/ 一五七
柳玉昌刻“毛泽东印”“润之”印	/ 一六五

一位红军将士所刻朱文『毛泽东印』印

目前发现，毛泽东最早使用的姓名印章见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据有关资料记载：在江西宁都县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张筹款公函（见图一），这是1929年2月13日由红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签名盖章的一件珍贵的革命文物。1929年1月中旬，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四军主力部队，从井冈山向赣南进军，于2月13日来到宁都县城，当地商会的头面人物成立了“宁都县招待处”。是日下午红四军政治部把筹款公函送到宁都县招待处，公函的内容是：“红军是为工农谋利益的军队，对于商人极力保护，纪律森严，毫无侵犯。现因军粮拮据，特函前来，请代筹军饷大洋五千元，草鞋、袜子各七千双，白布三百匹，伏子二百名。务于本日下午八时以前送来本部。即希查照办理，切勿玩延……”晚上8时前，招待处执事们按时将所筹款和雇佣的民工，带到红四军军部军需处。1929年2月15日，红四军离开宁都县，招待处的执事们把这张筹款公函妥善保存起来，红军长征胜利后，这张公函就被埋藏起来。1958年宁都县进行基本建设时，在拆除的旧房墙缝中才发现了这张筹款公函。前面说过，这份由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联合签署的筹款公函上，在毛泽东签名下面，盖有一方朱文印“毛泽东印”。这可谓毛泽东在革命战争时期最早使用的姓名印章（见图二）。

1929年4月10日，毛泽东与朱德共同签发了给长汀县赤卫队的命令，在毛泽东的签名之下，盖有同样一方朱文印“毛泽东印”。

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在为汪锋、周小舟等同志出具的赴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介绍信上，又盖有这方朱文印“毛泽东印”。



图一 红四军政治部筹款公函



图二 『毛泽东印』印 朱文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三日红四军筹款公函铃盖的『毛泽东印』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日签发长江汀县赤卫队命令铃盖的『毛泽东印』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签发介绍信上铃盖的『毛泽东印』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三日《毛泽东自传》手写题词上铃盖的『毛泽东印』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八日首次发表毛泽东题词，题词落款处铃盖的『毛泽东印』

我们再从《毛泽东自传》手书题词中来看这一枚朱文印章。这幅题词是毛泽东于1937年7月13日题写的，最早刊载在1937年10月18日上海复旦大学文摘社编、上海黎明书局刊行的《文摘战时旬刊》第三号的第13页（见图三），是该刊连载的《毛泽东自传（三）》的插图。当时是“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六天，毛泽东在延安。据考证，此手书题词是通过我地下工作人员潘汉年（时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转交给文摘社的。

此外，在史诺笔录、汪衡所译的《毛泽东自传》（见图四），内容与1937年10月文摘社黎明书局版相同，其扉页上亦钤盖有一方朱文印“毛泽东印”（见图五）。

随着社会时代的开放、档案的解密，近期有些书刊文稿亦刊载了毛泽东印章，即为某些书刊文稿上影印的“毛泽东印”印（见图六）。



图四 铃盖有『毛泽东印』印的《毛泽东自传》



图五 『毛泽东印』印
《毛泽东自传》上铃盖的『毛泽东印』印



图六 『毛泽东印』印
书报杂志上刊载的『毛泽东印』印



一位红军将士所刻朱文“毛泽东印”印

以上资料上所见朱文“毛泽东印”印拓，虽然形貌上稍有不同，但形质基本一致，气韵亦基本相同，特别是布白、用刀及线条结体诸元素，皆如出一辙，因而可以断定系同一方印章所钤出。其形貌上所以会有区别，大多是因为使用者用手钤盖时，用力不匀、左右摇动所致。此外，所蘸印泥是否得当、印章带出印泥过多等原因，也直接影响到印拓的形貌与效果。如图二、图六所示，“东”字左上与边栏接壤处、“泽”字上横末端稍有“上翘”处，皆因印章“带脏”所致。撇开这些表面现象从印章本真上看，印章在清俊秀丽、端庄平稳的审美理念之范畴之中，完全承袭汉印格调与意韵，气息非常古拙浑厚、苍茫博大，充满着时代沧桑感。我们可以看到其印文线条镌刻得特别含蓄、涩厚而有力，挺拔率直之中带有屈曲圆劲的韵致。缪篆结体，很有汉印风范，印章整体充实丰满、浑朴刚健。在汉印缪篆的框架内伸展、挪让，寻找自己治印的感觉与审美观。印文的转折处很有特点，是全印最出彩的地方。方圆处理比较得当，刀笔意趣十分浓厚。特别是与边栏的线条保持上下接壤，左右脱空，达到以纵取势的艺术效果。然而，我们还不得不看到，刻者镌刻得相当谨慎认真，正因为过于认真，所以没有放开手脚，大胆进刀，因而自然少于修饰、规矩大于法度、平板多于变化。章法布白采用“上虚下实”之法（参见笔者拙著《印章章法分类》），但应用得不够到位。由于“泽”字过于宽绰，而“印”字结体之下端部首只得向左内缩，使“泽”“印”两字之间没有留空留白，切断了“毛”“东”之间往下延伸的“印路”。结果使“印”字的结体不够匀称与美观，与其他印文亦不够协调。刻者在奏刀契刻时追求干净利落，追求端庄工整，所以线条粗细、轻重变化不大，平起平出。印章不大，仅两厘米见方，线条却相对很粗壮，缺少拙涩老辣的韵味。甚至边栏的形态与质感与文字的线条保持在同一个层面上，缺乏灵动感。从艺术的角度看，这些小小的美中不足之处，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审美感。但瑕不掩瑜，在那个社会动荡、物资匮乏的年代，这方印镌刻得如此端庄、文雅，其艺术品位已经很高，不失为毛泽东用印中难得的一方好印。

非常幸运与巧合，笔者于2014年5月20日，前往国家中央档案馆，在馆长与保管部、征集利用部两位处长的陪同下，亲手摩挲把观、仔细审察印章原件，并且亲手蘸上印泥，在临时找来的宣纸上，钤盖此三方无款之印的印拓（另二方印分别为寿山石朱文“毛泽东印”与寿山冻石朱文“毛氏藏书”印，笔者另文论述），每印钤盖两次，共计六枚印拓。让我带回去认真研究、比对，以期能考证出治印者是谁。馆长认真、慎重地告知：此印作为珍贵文物收藏入馆后，还从未钤盖、流布馆外过。如今面对作为篆刻专家王本兴先生，可谓是特许中的特许，破例中的破例。如此期望与信任，笔者受宠若惊，当即表示：虽然不能拍胸保证百分之百的考证出作者来，但一定会付出最大的努力。此三方无款印章，皆安放在精制的红木长方形箱盒中，箱盒四角包铜，箱扣系传统的“如意”形铜扣，古色古香，系琉璃厂西街兰海图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孙婕总经理，不久前精心组织制作而成。打开箱盖，印章则紧紧地嵌合在丝绒坐垫之上。

先说说此方无款朱文印“毛泽东印”印石（见图七），系一块普通青田石，质地青纯，在印石下部略带少许褐色杂斑，印面为2厘米见方，印高只有2.6厘米。印之上方无纽、平头，顶端刻了一个“上”字，显然是在钤盖时起定向作用。此外笔者还注意到，此印印面已经被清洗过，以往的“旧红宿泥”已没有了痕迹。根据上述资料表明，此印使用出现的最早时间是1929年2月13日，这天刚好是农历正月初四，即在新春佳节之中。那么这方印刻制时间应当是在1928年前后，更确切到1928年年底。之前并没有毛泽东使用印章的记载，而此时使用此印，又是在战时，且是出于应急、实用的需要。再仔细考察印面留痕，线条粗壮宽绰，起刀收刀皆以方为主，刻得虽然端庄拙朴，然印底处理深浅不一，特别是在“毛”字左上角（印拓右上角）没有处理好，留有“石礁”，不小心就会钤出“红泥”来。且线条紧密处刀痕特别轻与浅，上半印比下半印厚重，下半印比上半印用刀粗糙而局促，下方的边栏为了“让字”刻得破碎、窄小，而非是艺术性的“残破”，全印刻完后没有很好地平衡收拾。由此可以断定镌刻者所用刻刀过小，借用非正规、非传统也是非专业的普通刀具而为。确实，这是一方具有年代沧桑感的印章，印面上的线条由于时常摩挲，已蒙上了一层光滑的“包浆”，有些棱角、刀痕已消失了锋芒与坚削的爽利感，四周边栏已磨损成圆弧形，



图七
『毛泽东印』印
朱文
普通青田石 2厘米×2厘米×2.6厘米

所以在钤盖时用力稍有不匀，便会出现线条粗细不一致的形貌。如图八所示，系我两次亲手所钤印拓，尽管尽量保持用力均衡，但两者之间还是有所区别：如“东”字与“泽”字的下方部分，有明显的不同，即为实证。

既然此印刻制时间大抵在1928年左右，那么可以想见，1927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1928年2月，新城战斗获胜后，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根据地初步形成。1928年3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桂东沙田，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28年4月底“湘南暴动”失败，朱德、陈毅率湘南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于4月28日在宁冈砦市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改称红军第四军）。四五月间，第四军先后打败江西国民党军队的第二、第三次“进剿”。1928年10月、11月毛泽东分别撰写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光辉著述。从以上这个“时间表”里可以看出，在那个艰苦、动荡、匮乏、奔波、繁忙、战争的环境里，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在新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大环境下，一般不会去请篆刻名家为毛泽东治印，那时江西井冈山地区也未闻有著名制印人、刻手。为了应急实用，此印刻制时间大抵可以缩短在1928年12月至1929年2月13日之间，很可能是出自毛泽东身边一名有篆刻基础的红军干部或战士之手（笔者据有关资料证实：同时刻有朱、白文两印，另一印另文阐述）。当然这名将士为了应急实用，没有按照传统的法度与规矩刻上题款，姓甚名甚亦无人知晓。试想，有两块难得的普通青田石，已是非常幸运的事。为红军领袖刻章，不落款名，刻上传统的定向“上”字，皆是情理之中的事。



图八 『毛泽东印』印
朱文 普通青田石 2厘米×2厘米×2.6厘米
王本兴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日在国家中央档案馆两次手拓